皇清經解

478
13

TB 2.0 13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弱水至于合黎（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卽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

門 D 12 號 卷

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
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
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
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
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
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
掖郡今爲甘州衞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衞刪丹
縣卽今山丹衞居延故城在甘州衞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
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
夫導山卽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

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
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
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
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
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
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
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
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
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
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
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

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
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
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
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
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
此文益紀實爾非爲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
詳記之以相爲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
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

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
石卽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衛在陝西行都司東
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
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
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卽此水
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
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
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
縣有祁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
里弱水所出益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岷山也或曰弱
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
隋志祁山疑卽岷字之誤
北流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
州衛北寰宇記弱水在甘
州北二十三里
又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行
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卽弱水
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之間霧霈可涉及其漲也亦可
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爲張
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
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
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

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自下通兼弱水之目漢志張掖觻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故城下又北流逕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所在行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爲甘州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二百步即十里有合黎山有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二面其在甘州衛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爲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涉又西逕鎮夷所南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高邑李濚禹門云鎮夷黑水即張掖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約寬十里北行百餘里匯爲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爲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爲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爲天山西北爲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比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最爲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從韓汝節以此爲界疑之黑水非也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又東北逕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降者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居延故城在張掖河西此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流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

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
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
流不知所歸據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
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
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
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
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衞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鎭
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
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
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衞北四十里迤邐至鎭夷所石
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衞東北十六
國春秋呂光遣呂篡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卽黎字之訛也
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
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東主水而言則
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
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
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昆侖二也張
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
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婆夷河
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嫣水之西入

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
曰弱水既西桑欽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
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
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
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
西域傳安息臨嫗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嫗水卽弱水耶蔡傳云按通鑑魏
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苑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
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
宋文帝元嘉六年　北史載太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
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
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
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
魏書神麚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栗水緣水西
行過寘憲故壘次于苑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
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
北三千里張掖水卽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
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之過
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之嫗水爲禹
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向使弱水果與條
支之嫗水通爲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
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闕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

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衞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八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卽崑崙丘弱水卽郭注所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卽鮮水王莽置西海那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衞西凡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眞海也西海本名畢禾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詳見導河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積石下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去青海尙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亹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益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敎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

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堙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言審矣且苑囿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觻音鹿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三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觻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牀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卽連流沙弱水滲

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益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在肅州衛西八百六里）楚辭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眞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

經流沙渴死者大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遥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流沙石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益劒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蓋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衞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貢流沙也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鎭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然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濬曰西北山高多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余已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辨馬跡遇十數廢莊墻垣尙在房屋皆空問之土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撞沙如撞雪遇一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卽是流沙弱水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延之流滔滔不絕洽尙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文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倀倀而無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

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殺此化工筆也世都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言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楚辭離騷夫子哀時命曰望瑤木之檘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汩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蹻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漾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即崑侖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

而未嘗見且鴻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
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
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
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係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痂之癖
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得其故
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
此水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
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
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卽敘之戎大略
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
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
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
自揚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
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
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
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
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
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
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
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卽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
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
以爲出張掖之雞山顏師古注漢書同　檢今本無此文益其書有
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
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
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衞西
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衞西爲張掖河合
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
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郭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
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
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而又自爲之說曰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
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
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
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
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爲交趾二廣之海是
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
河之北唯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
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

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瞽說欺人眞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渭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標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瀾滄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卽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瀘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卽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卽漾

裨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瀘瀾或作裨又作備關滄瀾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爲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卽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此無異瞇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

春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春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郡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舊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傅同叔非之曰

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麊泠縣今化外濮陸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

世既久嗣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乃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岩昌（即今化外岩州岩逵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絶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輾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鄺注無此言益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岩昌國唐爲岩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益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岩昌不遠計岩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塾語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强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

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奥地理者蓋卽條支嬀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滄江瀾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瀾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俾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闌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闌滄之爲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埋涸會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闌滄江爲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

在羅些城北者是一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張立道事以證闌滄之當爲黑水闌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訴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闌滄之源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闌滄相接以入南海乎闌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illegible]延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益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

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八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眞得其下流乎肅州衞志云衞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衞西南二十里源出衞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衞東南三十里源出衞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衞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瀘水源出蘆昌衞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轗軻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益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

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
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
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
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
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絶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
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
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絶宦游之
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
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
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
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
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塡闕下逮周定王
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
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葢三危以
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
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
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卽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
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塡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
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柳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
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
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
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

而孰爲傳之耶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闌滄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闌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益西戎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

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
即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
南未悉其形即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過三
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徙有周譜以
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
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衞西北
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
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幕比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益即出奢延縣者）一
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白落
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
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
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
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
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整屋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
南山歷竹圖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
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衞入河
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
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
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
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

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卽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衞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衞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鴻鷺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衞西舊志云卽璧玉山也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爲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爲中國病禹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卽爲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爲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壹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四十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者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辯見導弱

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卽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衞治又於湟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衞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山在西南臨大澗北據黃河卽隋湟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爲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冒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眞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衞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縣地後漢爲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音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

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爲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爲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山即與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所謂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卽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卽今西北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亹河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榆檟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爲隴

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

澆水從東南來注之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艸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

界左合二川 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衞治也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 有古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爲澆河郡其東爲積石軍此復置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擊羌於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改曰化城鄯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又東北逕黃河城南 西北去西平二百十七里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鄯川注于河川護軍也

又東逕鄯川城南 有廢鄯州城東南有鄯川城禿髮傉檀所置鄯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又東北逕黃河城南 西北去西平二百十七里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鄯川注于河川護軍也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 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北爲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即此矣按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二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衞南

又東左會白土川水 出白土城西 又東北右會二水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有石室曰鬼谷書嚴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曰鬼曰唐書謂之赤嶺因名唐逃山按西寧衞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六十里積石山一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又東歷鳳林北

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名五嶺俱峙按鳳林在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五里 又東與灘水合 灘水導源寒外羌中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即皋蘭山門漢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也灘水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又東逕赤城北 即河夾岸也泰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 又東逕左南城南 石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今在西寧衞東南

東洮水注之 洮州記曰洮水出嶺臺山東嶺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按曾城即臨潭故城在洮州衞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故城即今岷州衞治降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灘水謬也又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 允吾金城郡治也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又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志謂之金城縣允吾浩亹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有允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誥亹音門 又東逕石城南 謂之石城津闕駰曰在金城西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 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水注之按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縣也 苑川章懷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 又東逕天水北界水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二苑城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按今靖遠衞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衞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 又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今寧夏中衞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媼謁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衞之西南也 又東北逕天水勇士縣北今靖遠衞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 又東北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水出祖厲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故城在靖遠衞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在靖遠衞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

見趙亡懼白苑川 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 即苦水也水出
悉于麥田即此 又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
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
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 又北八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平高縣北十里按今平涼
又北八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平高縣北十里按今平涼
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八又北八鎮
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八又北八鎮
原縣界爲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固原州西二里又東北
原縣界爲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固原州西二里又東北
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 又東北
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 又東北
逕朐卷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
逕朐卷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
北八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按朐卷
北八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按朐卷
音劬筍其故城在今寧夏中 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
音劬筍其故城在今寧夏中 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
衛東唐爲靈州鳴沙縣地
衛東唐爲靈州鳴沙縣地
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亦稱
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亦稱
峽口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山 又北逕富
峽口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山 又北逕富
平縣故城西 北地都尉治今
平縣故城西 北地都尉治今
連果園也唐朔方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理廻樂縣本漢
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刀雍爲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
平西三十里艾山偽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
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
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廻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
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
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
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與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
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
虞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又逕典農城東 又逕北典農
城東 二城皆土河典農都尉馮
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 漢屬
郡其故城當
在今所西南 又北與枝津合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
在今所西南 又北與枝津合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
今無
水 又東逕渾懷郡西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
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
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郡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 山石自然有
狀亦謂之畫石山
今在平羅所東 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 河水東北逕三
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城
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 又北逕
臨戎縣故城西 舊朔方郡治 又東逕沃野故城南 元和志沃野
故城在天德
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刀雍上表云
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
又北屈南河出焉 見後 又北逕西溢於寮渾縣故城東 朔方
西部

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
單于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呼韓邪
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
城今在廢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
夏州西北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
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
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
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
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
山下至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
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
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按高闕在廢豐州城西
黃河外劉昫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臨河
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
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
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
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
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
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艸
木茂盛多禽獸木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爲寇是
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壤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

山縣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
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云五原
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
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又南合南
河上承西河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又南
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
東北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
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
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爲關中根柢什賁之號蓋
蕃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
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酈道
元云蒸土加功雖久崇墉若新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中部都
州北此非禹貢之渠搜說見雍州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城
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原
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
蓋皆縣界
之地名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廢豐州界又東逕原亭城

南縣北河水南入槓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而
經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
有東西大山山西恍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
次按緣胡山今在山西平鹵衞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
處槓陵卽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衞西北河東岸沙南故
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爲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
中槓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符矣從
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南流入
河沙陵漢屬雲中郡
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
鹵衞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
西而南注于河沃陽漢鴈門西部都尉治又南大羅水注之水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
百五十里又左得滹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呂梁洪
滹水口當在今河曲縣西北天橋峽也又南逕西河圁陽縣東圁水注之水出
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圁陰縣北又東逕圁陽縣南又東
注于河按今米脂縣西北有圁陰故城圁陽當在其東北

南五原中部都尉治又東逕稠陽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存廢
豐州東又東逕稠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稠陽城卽稠陽縣西北後
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稠陽塞卽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
秦置九原郡治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鄣爲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
原北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度軍錄
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
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又東逕臨沃
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北出石門鄣東南流逕臨沃
縣東注于河按臨沃屬五原當
在稠陽縣西又東逕稠陽故城南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衞
廢勝州西南漢志稠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
亭障西北至虜朐山謂之光祿塞卽此按中受降城本秦
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
後魏六鎭從西第三鎭也自北出石門障卽光祿城古人
匈奴大路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槓陵縣南又東逕沙

也同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圁洛之間即此水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按　又南逕離石縣西榆林塞在廢勝州南界亦謂之長榆　又南逕上郡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東逕土軍縣西漢屬西河郡今爲石樓縣　又南逕上郡高奴縣東今膚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逕河東北屈縣西即夷吾所居邑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　又南爲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是也又南逕皮氏縣西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北屈故城書序祖乙圮于耿即此　耿山西四十里有孟西十里有風山元和志風山在慈州吉昌縣北三十里　風山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滅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隊復倚其中崩滾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愼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衞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衞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衞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　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二水已見上文千餘里　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闕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又東北逕州北夾河有灘宜播

五穀引河灌溉甚爲民利又東北逕金縣北縣在蘭州東九十里黃河去縣六十里又東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鶉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沖追擊叛羌於鶉陰河卽此衛北有韋棲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百里烏蘭關漢祖厲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平河流益盛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洲富平二縣地舊志云黃河千里一曲自澆河至故朐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亦謂之河曲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都司宋爲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爲興州以居景祐中元昊升爲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界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直邊城之巨防山

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爲宜也又北逕平羅所東舊名平虜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金元爲米脂縣地名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爲懷朔鎮隋始置豐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置也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請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婆葛萬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牙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冠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延來莫禦天順六年元薛禮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爲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　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爲最近

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里

岸則與縣神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滅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木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二百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其東岸則平鹵衛廢勝州東入塞

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衛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衛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闕一里不通舟楫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治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遼白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峰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

里興縣在太原府岢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爲尤易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百五十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與吉州分山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龍黿魚鼈所不能遊按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壺口山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鰓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輩縣輩此導穴每三月則上波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

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即闢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爲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爲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誤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

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閒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出南九州其載河所經受爲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其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爲吐蕃所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區宇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爲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孛羅等人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爲彌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

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上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洵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氾天醜塗大杅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爲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與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卽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卽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

隅西流逕其北又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泪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爲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閬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卽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闐徒賢反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
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
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窴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
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
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

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
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
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
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㠯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
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
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隃㠯玉門陽關西則限
㠯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
葱嶺山一出于闐與窴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㠯爲潛行地下南

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爲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崙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酈注曰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

都焉渭按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翥牢蘭之類非真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爲中國河而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字爲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渤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

又南入葱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蓋承其誤氏音支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城臨

嗚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

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渭拔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難　河水與蜺羅跋禘水同注瓶爾賓等國者則西流入西海

雷翥海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跋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　又西逕四大塔北　釋法顯所謂竺刹尸羅國也　又西逕陀衞國北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渭拔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爲之發明人始知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葱嶺西行至陀衞而復東行以入葱嶺之東大惑不解矣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仇摩置白置北流十里渭拔自此以下皆東流注鹽澤之水　又東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巳東水皆東流渭拔南河卽于闐河也　又東北逕扜彌國北　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　又東右會阿耨達去扜彌四百六十里　又東逕精絕國北西　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逕且末城北左會南河

合流東逝都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拔澤卽牢蘭海　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　上承北河于疎勒南又東北與疎勒之西東北流逕疎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渭拔北河卽葱嶺河也　又東北逕莎車國南　渭拔漢書莎車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　又東南逕溫宿國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　又東逕姑墨國南　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　渭拔漢書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焉耆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墨山卽山國也　又東逕注賓城南　渭拔此卽上文所謂注賓河　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　卽經所謂

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今移置於此海謂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閒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唯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渤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

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卽西流注于泑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是也閒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葱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
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
停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
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
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
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天非
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
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
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
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
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
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
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熲
纔及其山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
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
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卽
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
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鄜
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

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

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開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比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

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蔡傳從之元史亦作薛恐非）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劒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

以爲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絶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閻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

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

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泒沮洳散漫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

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斡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山矗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卽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宮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羶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
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
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
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
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
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鹿河
合野鹿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
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
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至漢地南北瀦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
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
赤里也恩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
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
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佑歷詆
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
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
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云鄧愈沐英討土番追至
賊踰崑崙山即都實
之所謂騰乞里塔也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曲先
即吐蕃自云崑崙爲河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
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
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朶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
河爲朶朶必力處聲牛河爲必力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

之水則流入聲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剌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聲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閒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廼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

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眞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眞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蔥嶺之河不始於蔥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蔥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郾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爲卽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隱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

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汹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汹澤卽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濆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洑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燭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卽以爲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卽也孫翰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

河出吐蕃中特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卽如積石爲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況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爲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

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辦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皇清經解卷四十上終

嘉應葉　輕菁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十中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南崤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此渡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卽於此也又南逕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又南逕汾陰縣西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又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南有瀙水東流注于河卽郃陽故城又南瀙水入焉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濱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爲瀙魁與郃陽瀙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瀙水皆相潛通其水西南流注于河又南逕陶城西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又南逕蒲坂縣西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又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三十里有夷齊墓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

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壖多客上遇潦輒潰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云縣四十里榮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關華陰在華州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蒲津門外明萬厤八年河決東蓆城闡登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卽此地也折而東是爲河曲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縈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厎柱（渭按厎史記作砥）

傳曰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厎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沂黃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崤謂之函谷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堆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卷潘岳西征賦作黃

卷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閿鄉城西而北注于河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迷征記云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按圖經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又東逕河北縣南與湖縣分河按河北今芮城湖縣今閿鄉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入于河即渠豬之水也

又東逕芮城芮伯萬之故畺也按今芮城縣北有河北故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即此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下既定王及獻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之野即此處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湖縣故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

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山北流入河

又東右合門水洛水之枝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而北注于河

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寶界流入後漢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從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

又東逕陝縣北北河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代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戴延之曰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水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按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焦國也茅津亦謂之大陽津與虢山俱在州西北三里

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平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北虢

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孔安國云傳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傳巖東北十餘里有顛輸坂左傳所謂人自顛輸者也其水南流注于河

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踈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元和志云厎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硤石本陝縣地河之右則殽水注

之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殽
水又北注于河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北流注
舉重嶺干霄按崤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
云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崤
與殽同鄭玄云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謂砥
柱者蓋乃關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
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
水踈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關流也其
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濮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
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
從河上下患砥柱隘
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栽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
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
諫議大夫寇茲帥衆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岨晉泰始三
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口口都尉中郎將河

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
加功水流湖濟時時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顛躓難濟
故有衆陝諸難之言五戶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
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爲湍激之處
自此而東河流稍爲寬衍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
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閿鄉在河南
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陝州西少北
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
二十里薄山在縣北十五里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
厎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
砥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西北去平陸五
十里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
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
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
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

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歷於蝦
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爲四流淙於三峰
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
罕比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
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
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
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
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卽三門山皆
未嘗親履其地故繆誤若此按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
峰在當時總爲一巨石禹析之以通
河三門亦砥柱也後人强生分別耳此河水東至底柱之
所經也
底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
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
鴻嘉四年使楊焉鑿廣之而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魏晉

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底柱大業
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
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底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
至陝皆運於陸行三百里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匠楊
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爲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
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
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
漕達關中既避水險而陸運庸
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爲
門以通漕開山顛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
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
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

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運爲運道屬於三門
倉遂罷南路陸運見食貨志按李泌事新書據杜氏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爲疑非也五代
建都於汴漕不由底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鑿底柱
三門慶厤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
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底柱爲言者矣大抵三
門之險非鑱鑿所能除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
荆豫之貢道必由底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
三門之險不專在底柱其下兼有關流爲之阻蓋自底柱
以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禹功既遠泥沙日積河上
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
鑱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
滋甚則以鑱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
里之關流故也禹治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
度禹當日必先浚關流而後析底柱析底柱者鑿山也浚
關流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
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底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釋文孟津如字渭按孟史記漢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曰在孟
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
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
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
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卽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岸帝永初五年羌八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滑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一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爲河南洛北傳出魏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

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雖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戶灘又東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壺口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敎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水復出而南入于河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又東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注于河又東會瀙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于河今濟源縣西有瀙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叟漠我平陰者也湛水篇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湛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按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津河南有鉤陳壘城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爲梁者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五里與澠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孟津縣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孟津縣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

渚高渚委粟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又西爲楊家灘柳灘杏灘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

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與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灘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灘城帝幸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北枕邙立水濱中灘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滿足之患而中灘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灘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蓊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灘由是遂廢孟縣新志云即今河中郭家灘也灘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爲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灘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冰馮襄中灘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

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漥更多非止一中灘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漲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氾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右隄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鄙反韋音嚭郭撫梅反或作邳渭按史記作邳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爲愜當而成皐則爲太遠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衞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皐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酈道元曰洛汭卽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鄤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水曲流爲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爲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愼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于臣瓚矣今按岸卧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丕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愼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愼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皐縣山成皐河北岸卽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爲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爲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

碑頌靈者也澠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巉秀拔若倚屏幛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舊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有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爲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上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洛謂之鮪渚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也按五社津在今鞏縣西北三十里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清濁異流歷焉殊別又東逕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按平皐廢縣在今温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西南又逕黄馬坂北謂之黄馬關今在汜水縣西十五里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皐西大坂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今在汜水縣西南十里又東逕大伾下成皐縣故城縈帶伾阜絶岸峻周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按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流逕虎牢城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明甚又東合汜水東又北注于河按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又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即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

是也又東逕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古滎陽今爲滎澤河陰二縣地蒗蕩渠首受河處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浪蕩渠首受沛沛即河也河而南故曰首受沛京相璩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即鴻溝也蒗蕩渠東南流爲滎瀆濟水爲官渡水俊儀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爲鴻溝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爲睢水渦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爲之委別而原同也志家不曉繫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繫蒗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爲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爲一處故詳辨之若隋煬引板渠口水入汴則在泥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皐縣地其非古滎陽引河處亦明矣

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按杜預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又東逕八激堤北

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

又東逕卷縣北

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按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出河之濟會

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

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東南流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又逕武德縣南

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濮水也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

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

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元嘉中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是也

又東淇水入焉

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

五受其名也詳見北過降水下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四五丈按淇水口賈讓云在黎陽南七十餘里遮害亭西十八里是河先合淇水而後經遮害亭也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見北過降水下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陷河中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汜水入焉汜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滎陽在鄭州西七十里黃河南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黃河在縣南十五里汜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穿太行而東南流歷濟源河內修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方輿紀要云明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

口以禦之蓋汜水多沙而橫暴也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而縣界之流遂絕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二十三里與新鄉分水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遂絕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丘界而縣北之流遂絕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絕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汲縣爲府治黃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爲河津戍守處自

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絕　又東北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

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爲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爲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已利

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徙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壞墳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

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蒗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醳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勢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考工記凡溝迹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迹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　蓋非獨蒗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濶十里道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爲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苟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蒗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榷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爲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防眞夏王之罪人也

皇清經解卷四十中上終

